



杀师无敌

墨残阳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杀师无敌

墨残阳 著

(二)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第二十一章 千金一抛

马蹄过去，黄尘飞扬，赵子原边行边举袖抹去脸上的汗珠，高声道：“甄姑娘请将坐骑放慢一些，区区徒步马后也不知吃了多少灰尘啦。”甄陵青哼道：“活该。”话虽是这么说，却不由自主放缓了马步。赵子原加快脚步，赶上甄陵青坐骑并头前行，又行了半个时辰，俩人已走到一条官道之上。甄陵青斜视了赵子原一眼，道：“你还走得动么？”赵子原不在乎地笑道：“走不动也得走啊，本来么，我坐在残肢人那辆车头上舒舒服服的，姑娘却硬要我回太昭堡去，反正区区这条命，早已不是自己的了，即便吃些苦头又有何妨？”

甄陵青冷冷道：“舒服？待得你到了水泊绿屋后就知晓不会有舒服的日子了！”但她瞧见赵子原仍是满不在乎的模样，情不自禁自鼻孔中哼了一声，心中暗暗想道：“这小贼不知好歹，以为水泊绿屋是个乐园，我也懒得和他多说了。”赵子原道：“时候不早，姑娘可否大发慈悲，寻个酒铺歇息一下，填饱肚子再行赶路？”甄陵青眺目四望，道：“往年我路过此地，记得附近百里完全没有集镇，你要找家店铺果腹，还得走上大半天，倒是前方不远处有个石亭，经常备有茶水供路人饮用，咱们再赶一程，到那里歇息一阵子。”当下催马快行，不一会儿，远远可望见矗立道旁有一座石亭。那石亭占地有十亩见方，渐近石亭时，俩人便感到情况有异。只见亭上人群或坐或立，有十来人之多，且个个都是江湖武人的装束。

甄陵青一皱眉道：“奇了，今日石亭怎会有这许多武林中人，难不成此地将有事故发生？”赵子原亦觉有疑，但他仍装作若无其事地道：“我们上去喝杯水就立刻走路。”说着无意侧目一瞥，忽然发现靠右石墩上坐着一个中年美妇，心子微微一震，不禁踌躇不前。他道：“甄姑娘，咱们还是不要上去，继续赶路的好。”甄陵青颇为惊异，道：“怎么，你可是害怕了？”赵子原道：“怕什么！”甄陵青道：“你若非心有忌憚，怕惹祸上身，否则怎会一忽儿主张上亭去喝水，一忽儿又改变主意，欲绕道继续赶路？”赵子原无可奈何道：“也罢，一切依姑娘的意思。”甄陵青勒骑下马，将坐骑系在亭前树上，俩人举步登上五级石阶，亭中二十余道视线齐注在他俩身上。

赵子原被瞧得有些不自在，向众人作了一揖，道：“诸位请了，咱们路过此地，上来喝水润润喉咙，只休息一会，立刻赶路。”亭上众人却只是报以冷眼，并无任何应声，连一点礼貌客套也没有，赵子原不由觉得老大没趣。突闻一道粗哑的嗓子道：“喝水便喝水，那来的许多废话。”循声望去，却是一个相貌凶猛的大汉，坐在石墩上生似一座铁塔似的，气度倒有几分慑人。

赵子原不愿惹事生非，所以虽被对方无理抢白了一句，并不动怒，倒是他身后的甄陵青一向娇生惯养，那能忍得下这口气，她美目连眨数眨，心中已有了算计。赵子原径自步入水桶旁边，取瓢舀水，咕噜咕噜足足灌满了一肚子。甄陵青含怒道：“你不给我一瓢喝么？”赵子原道：“当然，当然。”当下忙拿起水瓢，舀了满满一瓢，递与甄陵青。

甄陵青接过水瓢，却未立即饮用，她靠近赵子原身侧，低声道：“那说话的壮健汉子乃是晋南黑道总瓢把子任黑遄，

他适才对你粗鲁无礼，待会儿我总要他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，替你挣回一口气。”赵子原双眉皱了一下，未及开口，甄陵青续道：“坐在任黑遼左侧的则是他的得力助手胡当家、罗当家，往后坐的有列公岛刘岛主、奇岚五义昆仲、黄河竹筏帮帮主陆川平，还有坐在任黑遼对面，始终闭紧双目，宛似老僧入定的青衫文士。”语声微顿，又道：“那青衫文士你甭因其貌不扬而小看了他，此可是大江南北最负盛名的独行大盗田肖龙，谅你亦曾听过他的大名。”

赵子原见她指认亭上诸人，历历如数家珍，不禁暗暗佩服，心忖：“甄姑娘鲜少有江湖走动，未知如何竟能认得这些人物？”但闻甄陵青微“噫”一声道：“这干人在武林中都是有头有脸、独霸一方的大豪，不想竟会聚在一处，看来咱们有热闹得瞧了。”

赵子原默然无语，不时转目避开石亭右面那一对女人的眼睛。甄陵青手拿水瓢，轻移莲步走向亭中石桌，经过任黑遼身侧时，忽然足步一滑，整个娇躯倒向任黑遼的怀中。那任黑遼只觉一阵香风扑鼻，一时为之神思恍惚，他下意识伸手扶住甄陵青身躯，突地面上一凉，甄陵青手执的一瓢满满的清水，竟然因一滑之势，完全泼倒在任黑遼的脸上。

任黑遼做梦也料不到甄陵青会来这一手，乍不及防，上半身已被冷水泼湿，水珠从他的蓬散的头发上滴落下来。甄陵青立稳身子，道：“对不住，对不住。”口上虽说道歉之语，可是面上却挂着开心的笑容，令人一望而知她其实是毫无诚意。

任黑遼双目露出凶光，他身为冀北黑道瓢把子，居然吃一个女孩弄得如此狼狈，当着一众高手之前，这个跟头栽得

可大了。

他暴跳如雷道：“臭丫头，你竟敢到老夫头上来拔须……”大吼一声，震得众人耳鼓呜呜作响。紧接着他一扬手，登时一股潜力迎面涌到，甄陵青早有防备，对方手势才动，娇躯随之一转，有如风车般急旋了一圈，那任黑遑含怒所发的一掌，竟因她一转之势而被化解了去。任黑遑脾气最为粗暴，一击不中，第二掌随之发出，掌力夹着雷霆万钧之威，往甄陵青当头罩落。

倏然，石亭右侧亮起一道娇脆的声音：“任黑遑，你若伤了那个小妮子，眼看晋南黑道就得冰消瓦解了。”任黑遑性子虽粗暴，武功却一点也不含糊，一闻此言，转念间健腕一沉，硬是刹住掌势。

他侧首朝发话的中年美妇道：“桃花娘子，你最好将话解释清楚。”那中年美妇果然是桃花娘子，她截断话头道：“你老任虽贵为晋南黑道首领，但自信能应付得了太昭堡的问罪之师么？此女便是甄定远的女儿。”

任黑遑侧目一望甄陵青，几乎有些不敢相信，只是一听桃花娘子的口气，不信也得信了。他心忖道：“罢了，那甄定远与武啸秋同为当今武林二大人物，桃花娘子说得不错，我老任虽说独霸一方，仍万万不足与其对抗，否则不啻种下了灭身之祸。”遂干笑一声道：“话说重了，这小姑娘一时不慎，弄翻水瓢，俺没有怪罪她的意思，只不过可惜了那瓢水而已。”桃花娘子笑笑，转朝甄陵青道：“任大侠说过并未责罪于你，甄姑娘，你可以走了。”甄陵青却不领情，她冷冷一哼，移步而行。任黑遑在甄陵青转身时，目中凶光又露，但他深知个中利害，自认哑子吃黄连，硬生生隐忍下来。

甄陵青步回赵子原身侧，笑道：“这一手如何？前晚我在客栈房外窥见你冷不防泼了那仆人天风一桶水，也依样葫芦，姓任的果然着了道儿。”赵子原不以为然道：“高明固然高明，但姑娘何必招惹不必要的麻烦。”甄陵青道：“我不过替你挣回一口气，不想好心没得到好报，哼，没有一丁点男人气概，难怪你心甘情愿为残肢人的奴仆，做那等下贱的工作。”

赵子原心里仿佛被什么狠狠敲了一下，只觉难受异常，脸上自然露出痛苦表情。甄陵青见他神情突变，美丽的眸子登时透出愧疚之色柔声道：“你甭放在心上，我不是有意刺伤你的。”赵子原默然。须臾，甄陵青忽然凑近他的耳朵道：“那桃花娘子老是拿眼瞟向你，你认识她么？”赵子原微微一震道：“不久之前我在白荔镇酒楼见过她一面，当时她们错以为我是另一个人。”甄陵青悻悻道：“五花洞出来的女人美则美矣，却没有一个是正经的，声名狼籍，你遇上时顶好装作视而不见，莫要理睬她们。”

赵子原见她居然苦口婆心教训自己，只有惟惟诺诺。甄陵青还待说下去，突然身后一种娇脆的声音道：“小妹子，适才我说好说歹解了你一围，未知你便在背后说起我坏话来，真是好人难做。”甄陵青终究面嫩，立时胀得通红，那桃花娘子移步上前，朝赵子原一笑，低声道：“谢小兄弟，啊不，你对我说过姓赵，我却仍认为你姓谢，说来也真可笑。”

赵子原未及开口，一旁的甄陵青沉下脸来道：“久闻桃花娘子乃女中巾帼，咱们太昭堡可不敢攀这个交情，你请自便吧。”桃花娘子闻言并未动怒，道：“这位赵小兄弟也是太昭堡的人？”赵子原摇头道：“不是。”甄陵青白了赵子原一眼道：“谁说不是？姑娘话说在前头，若有何人欲谋不利于他，太昭堡

自不能不闻不问。”她声音甚变，亭上众人无不听得一清二楚，忍不住惊异地打量着赵子原，暗暗猜测他的来历。而赵子原因甄陵青突如其来的一语，大感讶异，几番想要开口发问，终于又忍了下去。

桃花娘子脸上笑容未退，脑际念头数转，移身离开步回原来座位。赵子原压低嗓子道：“区区并非令尊下属，姑娘为何有一此一语？”甄陵青道：“看来那桃花娘子对你未尝怀有好意，所以我故意虚言警告好，使她不敢轻易动你的脑筋。”

赵子原不知甄陵青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何意思，正自思索间，甄陵青芳容一整道：“我还未问你，日前你受武冰散之命，潜入本堡，为了偷窃我卧房里挂着的那把金的断剑？”赵子原道：“姑娘既已知情，区区若加以否认，亦无法瞒得过姑娘了。”

甄陵青道：“我早知你来到太昭堡必然另有目的，却不忍将你揭穿，赵子原，你不该始终欺骗我。”她丝丝吹了一口气，续道：“那天晚上，我发觉武冰散那贱人潜入堡里，指示你行事机宜，我心知受骗，急怒之下，恨不得将你俩杀死当场，当时我实愤怒得什么都不能想了。”赵子原道：“区区居然未丧命在姑娘掌下，实是幸运。”

甄陵青道：“过后，爹爹把你送与残肢人为仆，未知如何我又开始为你耽心，遂瞒着爹爹溜了出来，今日上午追上你们，向残肢人撒了个谎，设法使他释放了你，以免终身为人所制。”

赵子原大感意外，道：“据姑娘所说，令尊欲要残肢人释还我回堡之言，完全是假了。”甄陵青一点头，赵子原只感啼笑皆非，暗呼道：“你这不是帮了倒忙么？我体内毒素已解，

随时都可一走，但我居然愿意忍受残肢人的折磨，便是为了欲跟随他去水泊绿屋，目下反而阴错阳差坏了事，好在一个月后，尚有到绿屋去的希望。”

正忖间，那坐在石桌左侧的陆川平启齿朝任黑遼道：“任大当家，你获得的消息到底正确不正确？”任黑遼转目望了左右侧坐着的助手一眼，那右边的劲装青年立起身子，洪声道：“据罗某所知，此地是全川圣女必经之地，午前诸位必能见到圣女蓬车出现。”言毕重又落坐，陆川平道：“只为一瞻圣女风采，便在此等候了足足一个上午，胡当家，你说是否值得？”

那劲装中年胡当家道：“陆帮主何作此语？昨夜胡某得报这个信息，转向总舵任大当家报告之时，陆帮主，刘岛主适为敝任大当家座上之客，是陆帮主提议先到这石亭等候，目下敢是又有变故了？”刘公岛刘岛主插言道：“即然来了，怎能首鼠两端，说实话，举坐之人谁不想一瞧香川圣女的庐山面目？”

陆川平道：“果然大伙儿都有这份好奇之心，近日武林中将香川圣女渲染成美色倾城，直似天仙化人般的女子，此外她萍踪无定，行事如神也是令人容易引起非议的原因。”她干笑一声，复道：“不过待会儿圣女芳驾来到，莫要竟是个奇丑无比的母夜叉，那就未免太煞风景了，哈、哈！”

赵子原闻言，暗忖：“原来这些人都为了一睹圣女容貌而等候于此，难道那香川圣女的名气当真大到如此地步？”此时左边一道冷冷的声音道：“陆帮主此言颇有辱圣女之嫌，区区兄弟未敢苟同。”陆川平让人以冷言相撞，神色霍地沉了下来，道：“竹筏帮与奇岚五义向来河井不犯，陆某几时开罪了

韩大侠？”那说话者正是奇岚五义的老大韩中群，他淡淡道：“陆帮主好说了，在下就是论事，陆帮主言语还是检点些的好。”

陆川平怒哼一声，举步朝韩中群迫至一伸掌疾往韩中群劈出。他出手部位奇准，速度奇快，无愧为一帮之主，但他掌势只施出了一半，立刻就停了下来，因为他的衣袖被扯住了。陆川平大怒，脱口道：“什么人敢与陆某捣鬼？”回首一瞧扯住衣袖之人，竟是中原独行大盗田肖龙。

那陆川平去掌何等迅疾，对座的田肖龙只一伸手，便扯住了他的衣袖，虽说是在陆川平不及防之下，抽冷子始能得手，但其手势之诡计，足以使亭上之人侧目相看了。田肖龙头也不抬，道：“凉亭是供人歇息之所，两位要打可到亭外放对儿去。”

扯住陆川平衣袖的手缓缓缩将回来，眼帘一瞟，闭目养起神来。陆川平道：“任当家，这姓田的也是贵帮的宾客么？”任黑遑道：“明夜胡二当家到总舵通知有关圣女行踪的消息时，只有陆帮主与刘岛主在场，今儿一早咱们赶到此亭，却发现田肖龙田兄，奇岚五义昆仲及桃花娘子等，已先咱们抵达这里，任某不知这是怎么啦。”桃花娘子哂道：“尽管你姓任的手下耳目众多，能获知圣女的行踪，旁人就不得而知了么？简直废话。”

任黑遑冷哼一哼，面向闭目的田肖龙道：“敢问田兄此来，仅是为了一睹圣女风姿，亦或另有其他用心？”田肖龙道：“二者都有。”任黑遑沉声道：“田兄此言何意？”

田肖龙淡淡地道：“田某欲饱睹美色、顺便亦想趁此机会做笔买卖。”说着微微一笑，续道：“从来美女随身总带有珠宝

饰物，认显其娇艳，香川圣女之美即能令天下男子一见而神驰，其所带首饰之多自不在话下，田某饱睹美色之余，顺手做它一票，谅诸位不致反对吧？”

亭上诸人面面相视，半晌作声不得。桃花娘子笑道：“有道的是做贼不忘本行，田官人乃是中原名气最著的独行大盗，这笔买卖还不是举手之劳？”她语气刻薄，田肖龙不禁含怒而视，桃花娘子亦抬目对望，丝毫没有示弱退让。那奇岚五义之首韩中群正色道：“田当家算盘倒是打得蛮响，但只怕打得未必如意。”田肖龙凝目盯住韩中群，厉声道：“莫非你想挡田某的财路？”

韩中群颌首道：“在下兄弟五人在此，若任由剪径之辈横行，公然在官道上抢劫而拂手不管，也枉称侠义中人。”田肖龙眼露杀机，似欲动手，奇岚五义昆仲凝神以待。良久，田肖龙冷笑道：“好得很，田某做案之时，一向俱是越货与杀人双管齐下，香川圣女乃天生的美人儿，田某还舍不得辣手摧花，现在总算有第三者顶了她的位置，让田某可以过过杀人的瘾头。”

亭上众高手彼此唇枪舌剑，互不相让，一时形势混乱，成了敌友难分之局。

甄陵青悄悄对赵子原道：“这里除了奇岚五义是不折不扣的正派侠士外，其余均是黑道中人，无怪他们说话显得格格不入，看来五义与田肖龙的冲突在所难免。”

赵子原“嗯”了一声，虎目一扫，脱口呼道：“那辆蓬车来了。”众人呼地立起身子，运足眼力望去，只见远处道上烟尘滚滚，依稀一辆灰蓬马车疾驰而至。瞬息间，那辆蓬车已来到近前，任黑遑嘴唇一弩，胡二当家及罗三当家联袂奔出石

亭，拉住去路。

那坐在车头上的赶车人勒住马，神色虽变但没有发作，胡、罗二人都哈腰躬身，执礼颇为恭谨。罗三当家道：“请贵上恕过停车拦路之罪，咱们闻知圣女仙驾路经安峪，特在此等候，万望俯允。”那赶车人截过话头道：“本上有要事在身，须于明夜前赶路出关，尊驾之请求，歉难应允。”

亭上众人齐然举步上前，那任黑遑道：“你竟能代替贵上作主么？”赶车人道：“先时鄙上已有吩咐下来，若遇上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忽然车内传出一道银铃女音：“马铮可以将帘布掀开了，他们既是乘兴远道而来，岂可让人失望而返？”声音甚为轻脆动听。众高手不禁起了闻身如见其人的感觉，都设想坐在车中的圣女的清丽容貌。

而赵子原却无暇注意及此，心里忖道：“这赶车人就叫做马铮，他相貌酷似水泊绿屋那辆蓬车的马冀，且又与他同姓，不知他们之间有何关连？”赶车人马铮叹口气，道：“鄙上坐在马车内侧，列位行过车头时，务请俯下头来，目光不可斜视，以示对圣女之敬意。”边说边将帘子掀起一角，众一列成行，鱼贯绕经车头行过。赵子原低声向甄陵青道：“我们也过去，瞧瞧如何？”甄陵青点头应可，俩人随着众交手之后前行，赵子原凝目细望，自帘角空隙透进的晕糊糊光线下，依稀可见车箱布置得甚是华丽，隐隐浮动着一股沁人的馥郁幽香。坐在车箱左侧的是个婢子打扮的少女，婢女的右方端坐着一个轻纱飘拂，眉目如画，而又幽雅姣美有若天仙的中年女子。那女子乌发披垂遮住半截面庞，这时她微微仰起头，姿态之美，无以复加，赵子原视线迅速从她那美容般的脸上扫过。触目但觉熟悉异常，身子不由一震，情不自禁地脱口

呼道：“娘，你……”才低呼了这么一声，连忙以手遮口，那车帘马上垂放下来。

任黑遑等人俱为香川圣女的容貌所摄，非但心神俱醉，简直有些意乱情迷起来，居然没有听见赵子原的低呼。陆川平猛提了口气，道：“名下不虚，圣女风华绝代，果然是天下罕见的美人胚子。”他嗓子压得很低，几近于自言自语，赶车人马铮望了他一眼，并未加以理会。

甄陵青靠近赵子原身侧，问道：“适才你失声呼喊什么？”赵子原恍恍惚惚道：“没有……没有啊。”他脑际思潮翻涌，暗暗希望那车帘再度掀开让他瞧个仔细，以释心中重重疑团，忖道：“娘借住在阳武白雪齐师父那时，多年来始终未出门一步，刚才十有八九是我眼花认错了，但那香川圣女长样委实与母亲相似已极，只是年龄看起来，较之母亲犹要年轻一些罢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他越想越觉得事态复杂，心里虽然疑云重重，却也整理不出一个头绪来，赶车人马铮一扬马鞭，方欲策马奔驰，那田肖龙突然伸手一拉马缰，口中沉声喝道：“慢着！”马铮呆了一呆，道：“阁下欲待何为？”

田肖龙打个哈哈，道：“在下田肖龙，你听过这个名字么？”马铮瞠目道：“你是中原有名的独行大盗？”田肖龙道：“大盗之名倒不敢当，不过田某依赖此道营生已久，咱们干这一行的不出山则已，一出山倒不空手而返，贵上……”马铮面寒如水，打断道：“长话短说，你想动本上所带珠宝的脑筋么？”

田肖龙干咳道：“田肖龙知晓此举对圣女冒犯，但情非得已，而且我了听过圣女未习武术，对技搏之事一无所知，若

贵上能将身外之物的珍珠财宝赐下，田某绝对不愿动武伤了和气。”

马铮道：“你的胆子着实不小，你以为本上不懂武功，便是可欺的么？”田肖龙神色阴晴不定，默然不语，其实他对香川圣女有几分忌惮，故不敢妄动干戈，否则以他性儿早就动手先杀他个鸡犬不留，然后再跑掠财物而去了。

那奇岚五义大步踏前，韩中群道：“姓田的，你做得太过了。”田肖龙冷笑道：“朝中群，你们兄弟上来送死也无须急于一时。”语声一落，双掌翻飞如电，疾向韩中群胸前要害。韩中群乍见对方掌势才发，劲风已然袭体、欲出掌相迎万万不及，急切里他大吼一声、左手肘部微微一曲，认肘代掌硬接了田肖龙一招，蓬一响，韩中群仰身倒退数步之遥。好不容易始拿桩站稳，摇动一下自己左手，只觉又酸又麻，他知道自己一条手臂只怕废定了。

田肖龙指着五义其余四人，道：“你们一齐上吧，否则仅凭姓韩的一人是不行的！”奇岚五义明知田肖龙这是以退为进的说法，但径他如是一说旁立的四个人反倒不好意思上前帮手。

田肖龙摧掌又至，他一心欲速战速决，所认一开始便展开凌厉攻势，企图在数招之内将五义解决。韩中群左臂受伤，身形转动不如平日灵活，无形中吃了许多大亏，单掌左支右绌，败象渐呈。

田肖龙暴声道：“碰上咱田肖龙，你只好认命了！”他猛一欺身，掌势暴吐，刹时啸声大作，那掌力之强，顿时使得周遭众人骇然色变，韩中群自家已临生死关头，一个应会不善便得五步陈尸，他运足内力斜扬出去。

田肖龙冷笑一声，手腕一翻一转，一股古怪无比的掌力顺着—翻之势缓缓吐出。

掌上毫无风声，生似全无劲道可言，韩中群只觉对方那股掌力平淡无奇，丝毫未感觉有何威力，遂毫不在意照旧推出一掌，双方掌力在半空一触，奇事立刻发生了，韩中群倾力所发出的掌力忽然像是被什么无形之物吞噬了一般，落得无景无踪，另一方面田肖龙的一掌则长驱直进，一点儿也未阻滞。

韩中群大吃一惊，值此情势下，他欲变招换势业已不及，除了束手待毙外，别无他法可想。田肖友一掌正欲出击时，倏然身后衣袂一振，飓风大作，他头都不回便知身后有人突袭，当下无奈，只有撤掌让身认自保。他霍地回转身子，厉声道：“小鬼头，你脑袋瓜子不要了么！”那偷袭者正是少年赵子原，他目睹韩中群身陷危境，一股正义之感迫使他挺身而出，解去了五义老大的致命之危。

赵子原淡淡道：“奇岚五义不好意思以多为胜，区区可不是五义之人，方才偷袭的那一掌，尽管算在我的帐长。”田肖龙冷哼一声，左手猛然向外一弓，直朝赵子原腕间门脉招拿过来。甄陵青情急喝道：“田肖龙你若敢伤这少年一毫一毛，从此便是太昭堡的不世之敌。”田肖龙掌势一窒，道：“甄丫头，你少招太昭堡的名号唬人。”这会子，蓬车里传出那女婢的声音道：“吵死人哪，喂，田肖龙，家主人要传话与你，你仔细听了。”田肖龙愕然，道：“姑娘说吧，田某洗耳聆听。”

那女婢的声音道：“我家女主人答应尝你一箱珠宝，但要你亲自进车箱来起。”田肖龙迟疑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。”那女婢揶揄的声音道：“怎么？连这等举手之劳的小事也要畏首畏

尾，奉劝你独行大盗也甭当了，我家女主人倒是错看了你。”田肖龙受邀不过，道：“笑话，田某可是从刀尖上打滚过来的人，这等阵仗岂能难得倒我？”身子一提，落在车头上，一手喇地掀开车帘，上身微微倾伏，进入车箱内。

片刻过去毫无动静。半晌，陡闻一声轰隆似的惨号，田肖龙双手掩面倒飞而出，砰地落在地面上。众人慌忙一望，只见田肖龙滚地惨号不止，鲜血汨汨自他手指缝隙沁去。

陆川平倒噓口气道：“香川圣女下此辣手，未免太绝了罢。”那女婢冷冷的声音道：“姓田的死不了，只是他一身武功大约是废去了，再不能为非作歹了。”众人骇讶的望着地上躺着的田肖龙，不知为何物所伤？那田肖龙在武林中一向独来独往，杀人越货无所不为，正派侠士早有除他之心，却一直对他无可奈何，可见他功力之高。眼下却莫明奇妙为人伤成如此模样，大伙儿不由惊得呆了。

那女婢道：“我家女主人答应之事，从未失言，这箱珠宝算是尝与田肖龙了。”一口沉沉的小铁箱自车箱中破空飞出，落在马前地上，发出铿锵一响，那地面登时陷下一个大坑。铁箱盖子自动打了开来，众人睛瞳一花，只见遍地珠宝，明珠翡翠，珊瑚玛瑙洒落一地，端的是玲珑满目，美不胜收。

众人穷其一生，那里见过这许多珠宝财物，一时直瞧得眼睛发直，心子砰然而跳。那任黑遄呐呐道：“若任某估计不差，这一小箱珠宝价值总在万两以上，圣女当真要偿与田肖龙么？”那女婢冷冷道：“香川圣女出口岂有戏言？”那赶车人马铮一抖马鞭，道：“借光。”众人心中迷乱，慌忙侧身让道，马铮策马驱车驰行。

倏然，后面道上传来一声大喝：“快拦住那辆蓬车！”众高手齐地一怔，跃目望去，见一个着玄锻的老人，风驰电掣般疾掠而来。